

EUNICE LEE 法官：在这个时候提出辩论的动议。所以现在将是美国诉郭文贵案。库克先生，只要你准备好了。

GUO 的律师：请允许我，法庭，早上好，阁下。本法庭曾说过，只有在极端和不寻常的情况下，才应拒绝保释。这是一个极端和不寻常的情况，但不是因为有理由进行审前拘留的原因。本案所涉及的美元数额很高。据称被告的财富，他据称非常富有，而且本案确实涉及四个与国外有联系的国民。所有这些事实都可以在本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中找到，在这些案件中，保释已被批准，被告已出庭。本案是极端和不寻常的，因为有一些因素实际上不利于郭先生有逃跑风险的说法。他是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全球领导人。他受到了来自唯一的另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前所未有的攻击。国家支持的电子黑客攻击，监视，破坏他的活动，在美国这里的物理监视，外国特工人员的骚扰，他们来到他家，威胁他，除非他返回中国。我们政府的高层渗透，甚至在司法部内部，有人充当未注册的外国特工，以确保我们的客户被驱逐到中国。基于特朗普的指控，个人威胁和攻击被阅读和注意。国家支持的全球造谣运动，旨在诋毁、愚弄、破产，中共、中共特工对我们的客户提起了许多诉讼，并有文件记录，敦促在美国的中共特工呼吁美国执法部门对郭先生迅速采取行动。这来自于在纽约东区提交的一份联邦调查局宣誓书。

EUNICE LEE 法官：那如何计算与某人是否有逃亡或对社会造成伤害或妨碍的风险有关的因素？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这些因素中的什么表明地区法院对风险的认定是错误的？

GUO 的律师：首先，地区法院似乎没有考虑这些。法院应该考虑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涉及到他是否有逃跑的风险，特别是有逃跑国外的风险，这也是政府指控的重点。

SARAH MERRIAM 法官：因此，这表明你的论点是，如果 31.42F 的门槛问题，是 F2，甚至触发拘留听证的可能性是缺陷所在，或在考虑因素方面，对吗？因为为了，而且考虑到指控的性质，为了甚至考虑拘留，法院必须发现严重的逃跑风险或严重的阻碍或篡改的风险。你的论点是，在拘留是否可以考虑的这个门槛问题上，法院犯了错误，或者说对各种因素的权衡是一个错误，或者两者都是？

Guo 的律师：主要是平衡各种因素，法官大人，两者都有。但我今天的重点是后者。

SARAH MERRIAM 法官： Okay.

Guo 的律师：原因是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被告的个人情况，都迫使他留在美国。如果他离开，如果他接受来自阿联酋的引渡，就像政府所建议的那样。他去其他地方，他将离开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有限的保护伞，放弃他的庇护申请，放弃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居住在这里。还会抛弃他住在英国的儿子，因为他不能去那里。他们与美国有引渡关系。但这些因素从未被考虑。至少地区法院似乎没有考虑过它们。

EUNICE LEE 法官：嗯，但是地区法院确实考虑了家庭问题，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这里的事实。事实上，他注意到他的儿子在英国，所以地区法院也考虑了这一点。

Guo 的律师：是的，但不是在他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情况下，以及为什么这将迫使他留在这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是避难申请人。因此，地区法院的意见中缺少这一细微差别。31.42E 要求司法官发现没有任何条件或条件组合可以保证该人出庭。地区法院并没有进行这种评估。至少在命令中没有明确指出它进行了评估。相反，地区法院只审查了我们的保释建议。而其中，只有一部分。而它所考虑的部分，它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就被驳回了，或者说是非常少。法院说，地区法院说，没有任何条件或一系列条件可以确保被告回到法庭或社区的安全。鹦鹉学舌是不够的。法院没有解释为什么或如何是这种情况，而是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了被告的保释建议，保释方案不足。

而这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出我们的担保人。法院推测，我们不能拿出任何担保人，以满足我们建议中的要求，即他们由政府审查，并满足法院和政府的批准。我们甚至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但法院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而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提出这些建议成为拒绝保释的依据。

EUNICE LEE 法官：但是地方法院不是更关注于非同寻常的资源和关系的一般问题吗，而且这也是地方法院所依据的一部分，似乎是很大一部分。这与表明他在接受调查后仍有阻挠行为的证据相结合。

GUO 的律师：是的，法官大人。我打算，法官 Lee，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法院认为被告过去的行为令人不安，而破产法院的这些妨碍司法命令也令人不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制定的保释方案并不要求郭先生愿意遵守法庭命令。而政府在其文件中说，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都需要他的意愿。这不是真的。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将 GPS 监控与家庭拘留结合起来，再加上严格的电子限制，例如除了他的律师，他不能与任何人交流。还有警卫的 24 小时监控。

SARAH MERRIAM 法官：但是那些警卫，他们会被授权吗？我的意思是，我可能已经坐在房间里的一些不同的桌子上，我不知道，成千上万的保释听证会。在一天结束时，不可能有一个不依赖于被告遵守的保释，因为根据定义，当你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被拘留，被告有自由。因此，即使在，不管私人保安的级别有多高，除非那些私人保安人员以某种方式被政府授权使用武力来拘留他，而我预计这不是这种情况，或者那个手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不能被切断的手镯。在一天结束时，仍然要求被告自愿遵守。唯一能阻止这一点的措施是身体约束。所以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说这些条件没有要求郭先生自愿遵守。

Guo 的律师：嗯，我们在开始制定保释方案时，是以他会遵守这些条件为前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面临的威胁，如果他要逃跑。其他要求，GPS，家庭拘留，正如法院所承认的关于警卫，这与联邦拘留设施不一样。当然不是。但这些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要求，以及担保人是足够的。而在案件中，例如一个次重罪案件，你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被告，在国外有广泛的联系，在国外有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有能力逃离，家庭成员在海外，与美国的联系非常少，法院认为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件，但建议，这与我们的建议密切相关，也是极端的，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不，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拘留将是你能得到的最接近完美的办法。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

SARAH MERRIAM 法官：我是在讨论你的主张，即法院不适当地依赖了被告自愿遵守的想法，这是有意义的。你说过，不需要自愿的或愿意遵守的。这就是我所回应的。

Guo 的律师：如果我夸大其词，我很抱歉，梅里亚姆法官。我的观点是，我们既考虑了他的合规性，愿意遵守我们的一些方案，也考虑了他不愿意遵守的事实，这是一个补充条件，如警卫等。地方法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并不充分。

SARAH MERRIAM 法官：鉴于需要补充资料，听起来你是说，听着，地区法院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充分充实我们在这里的建议，以确定担保人和类似的事情。我们看到推迟保释听证会或反复重新提交建议和方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你的计划中不是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Guo 的律师：根据法院说的命令的语言，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仅没有提出担保人，而且它无法想象任何情况下.....

SARAH MERRIAM 法官：如果你把它们交给法院，它就不必想象。

Guo 的律师：嗯，这是真的，你的荣誉，但该命令的语言似乎是决定性的，有必要寻求本法院的救济，并要求地区法院重新考虑那种绝对禁止我们找到任何符合这些要求的保证人。

NEWMAN 法官：审判日期确定了吗？

GUO 的律师：没有，法官大人。我们下周有一个状态会议。

NEWMAN 法官：你是否要求提前开庭？

Guo 的律师：我们要求在今年秋天进行审判，鉴于证据的数量，这是特别快的，政府要求在 2024 年春天进行审判。

美国助理检察官：请允许我，法庭？我的名字是美国的 Ryan Finkel。我是纽约南区的美国助理检察官，我在这次上诉中代表美国，正如我在下面的地区法院所做的。托雷斯法官在确定郭某有严重的逃亡风险、严重的阻挠风险和对社区的危险时没有错误，更没有明显错误。托雷斯法官认为没有一套应该确保社区安全的条件，也没有错误。郭称，法院没有考虑到排序推测和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对保释的限制。这是不对的。托雷斯法官做了。而托雷斯法官所做的是看了郭的行为，郭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包括纽约州的州最高法院法官奥斯特拉格和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曼宁所发表的决定。

EUNICE LEE 法官：很抱歉，我插一句话。法院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即没有飞过，我想，也许是在他知道自己被调查后的一段时间或一年，但在这段时间内，他仍然在美国，法院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美国助理检察官：是这样的，法官大人。事实上，托雷斯法官说，我相信这是她意见书的第七页，我引用的是被告，被告在 2015 年离开中国后，在向美国提出庇护申请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国际旅行。而托雷斯法官的结论是，当他留在美国的时候，她的话说，更有可能的是，被告的庇护申请的悬而未决阻碍了他在 2017 年至今的国际旅行，而不是他对迫害的恐惧。

EUNICE LEE 法官：对，不，不，我说的不是迫害的问题。我说的是在逃避这些指控方面的逃亡，从他知道自己被调查的时候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年，当知道有刑事诉讼的威胁时，在那一刻没有任何企图，没有离开美国的企图。

美国助理检察官：托雷斯法官肯定考虑了这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是律师在托雷斯法官面前的口头辩论和他们的文件中提出的。因此，托雷斯法官肯定会考虑这些论点。托雷斯法官考虑的是，除其他事项外，但在这些事实表明郭文贵不打算逃离美国的范围内，政府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采取这种说法。在该论点的情况下，它也显示了郭某的危险性有多大，因为他基本上是不可怕的。而这些考虑，托雷斯法官得出的这些结论.....

NEWMAN 法官：危险做什么？

美国助理检察官：继续欺诈。

NEWMAN 法官：他在监狱里也能这样做吗？

美国助理检察官：好吧，法官大人，我谨此提出，如果郭在狱中能继续实施欺诈行为，那么对他来说适当的地方就是被拘留，因为他在被释放后肯定会实施欺诈。毫无疑问，法官大人，我认为，在联邦系统中被拘留会.....

NEWMAN 法官：好吧，但危险通常意味着他将侮辱/伤害某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批准过因为他将欺诈他人而被拘留。我们有吗？

美国助理检察官：那么，本法庭，法官大人，是否考虑过经济损失？我认为法庭和托雷斯法官考虑了这两点。这种危险来自于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尽管他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发出命令，基本上禁止他从事某些投资活动，但他仍然继续做。尽管政府已经扣押了他的一些资金，但他仍然继续诈骗。事实上，法官大人，事实上，法官大人 --

NEWMAN 法官：我没有争论，我没有向你提出他是否会欺诈的问题。完全是这是否是他关起来的一个好理由。

美国助理检察官：因此，法官大人，本法庭已经考虑了经济损害，可能的经济损害，作为一种危险，而且除了可能的经济损害，法官大人。还有阻挠的危害。这一点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与之不同的是，我将提交典型的案件，或许多案件。而托雷斯法官考虑了这一点，正如我提到的。其他法官也发现了他的阻挠行为，并就这种阻挠行为发表了意见。仅举一个例子，法官大人，曼宁法官，联邦破产法院的法官，在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一个 TRO，加入郭文贵，基本上是骚扰，包括在外面抗议。一些抗议活动变得相当有形，在保罗-哈斯廷斯的办公室外面，以及奥梅文尼-梅耶斯的办公室外面。这些人基本上都参与了对郭的民事诉讼，并禁止他的这种行为。几天后，郭文贵在一次广播中谈到法院指定的破产托管人时发表了一份声明。为了对付这个流氓，指的是受托人，我引用了他的话，郭文贵的话，我们有我们的流氓方式。几天后，你会看到他发生什么。灾难，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遭受灾难。煽动这种动乱，法官大人，我恭敬地提出，是危险的。事实上，郭文贵所支持的其他抗议活动已经导致了在特工手中进行的身体暴力。本法院在 Oriana 案中指出，法院可以考虑某人是否通过代理人工作，作为委托人工作，指挥其他人作为一个团队来阻挠法庭诉讼，或造成暴力，或造成危险，或帮助逃跑。然后，法官大人，它甚至走得更远。曼宁法官最终发布了一个初步禁令，初步加入了郭文贵的活动，而在这个命令的两天后，就在这个命令的两天后，郭文贵再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鼓励他的追随者在破产法院的备审案件中提出无意义的索赔，基本上淹没了备审案件，除了阻碍破产法院的诉讼程序外，没有其他事情。

NEWMAN 法官：你想说说关于昼夜看守的事吗？

美国助理检察官：当然，法官大人。因此，本法院一直对私人保安安排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班吉案中，本法院说，我引用一下，地区法院拒绝接受这样的释放条件作为拘留的替代，并不是法律错误。而在 Oriana 案中，私人监狱充其量只是精心复制了一个拘留设施，而没有这种设施所灌输的安全信心。而在 Busanti 案中，本法院明确认为，保释改革法案不允许采用两级保释制度，即经济条件较差的被告被拘留候审，而富裕的被告被释放到自费的私人监狱。而私人监狱的保安不工作是有原因的，这一点在我的对手的辩论中也有介绍。私人保安的激励结构与联邦拘留所的激励结构不同。这里提出的私人保安，将由郭某支付，这意味着他们要对郭某负责。这也表明，私人保安将有动力确保也许事情没有一点一点地报告给法官，每一个实例都是应该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私人保安希望在他们继续维持防卫的过程中获得报酬。但我也提出，坦率地说，如果被告的唯一方法，这与我刚才引用的案例法是一致的，我相信，如果被告被释放的唯一方法，为了社区的安全，为了他不逃跑，是被 24-7 私人保安包围，那么他应该被拘留。法官大人，这里的审查标准，我想用这个来结束，我认为很重要。问题不在于本法庭是否会得出与托雷斯法官不同的结论。问题是托雷斯法官的结论在完整的记录面前是否是不可信的，托雷斯法官是否犯了一个错误。而托雷斯法官并没有。托雷斯法官考虑了这些论点，律师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并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她得出的结论是，郭某有能力获得护照。

NEWMAN 法官：你想说说你对未来一年的审判日的报告倾向吗？

美国助理律师：所以，法官大人，我们会看到托雷斯法官到底想在哪里安排审判。政府并不反对更早的审判日期。正如律师所提到的，这里有大量的证据，我们认为.....。

NEWMAN 法官：我认为你对提前开庭的看法会根据他是否自由而改变。

美国助理检察官：所以，法官大人，我认为关于法庭的决定，正如我提到的，这是一个关于托雷斯法官是否有明显错误的问题。另外，在审判日期方面，托雷斯法官将作出决定。它的一部分将是她何时能安排三、四、五周的审判。我不知道她的法庭日历是什么。政府并不反对更早的日期，但认为有必要在某个时间让各方，特别是被告方，审查证据。托雷斯法官下令提前日期。政府将准备好。政府将准备好。因为这里的证据，正如托雷斯法官所发现的，是基于银行记录和文件的非常有力的证据，只有一点，法官大人，辩方声称托雷斯法官没有对政府进行某种严格的审查，退一步讲。托雷斯法官听取了政府的陈述，这是很恰当的。但托雷斯法官的意见本身引用了潜在的证据，引用了郭文贵本人的声明，不是来自政府的简报，而是在他的社交媒体页面上。那么，托雷斯法官是否做到了一个地区法院法官的要求，即她分析了她面前的证据并得出了一个在所有证据面前都是合理的结论？绝对是的，本法院应该确认。

EUNICE LEE 法官：好的，谢谢你。

GUO 的律师：托雷斯法官被要求考虑所有可能的预防性拘留的替代方案，并引用，在记录中解释它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任何替代方案，如果是这样，他们被拒绝的基础是什么。托雷斯法官并没有这样做。托雷斯法官甚至没有考虑我们所有的建议，更没有考虑所有可能保护郭先生的建议。

NEWMAN 法官：你们的方案在之前？

GUO 的律师：是之前的。

NEWMAN 法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她没有读过它？

GUO 的律师：我不知道，我假设她看过，法官大人。

NEWMAN 法官：当你提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时，她是否必须把每一项都拿出来，每一项都不够，也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够不够？

GUO 的律师：是的，法官大人，她必须.....

NEWMAN 法官：她必须这样说，实际看你的方案，然后说，不够。

GUO 的律师：正确。

NEWMAN 法官：她不能这样做。我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一个详细的方案不能把每一项都拿出来）。

GUO 的律师：请在记录中解释法院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任何替代方案，如果是这样，依据是什么。

NEWMAN 法官：我可以理解，如果有人进来说，法官，我们想要保释，我们认为 1 万美元的保释金就够了。而法官没有说任何，就像没有说一样。对。这是很薄的记录。

GUO 的律师：正确。

NEWMAN 法官：但是，当你有点，你遇到自己来来去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理解，我不是在责怪你，但我理解，你想给她一个最好的方案，以避免拘留。而对于一些法官来说，这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你能指责法官说，我已经看了你的七点方案，但这还不够。

GUO 的律师：NEWMAN 法官，*Barrios v Barrios*，这个法庭的决定说，法官还必须在记录上说明他们被拒绝的依据是什么。而在本案中，记录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被拒绝的依据是什么。事实上，政府提出的关切怎么会因为绝对禁止所有电子通信、家庭拘留和监督而得不到满足呢？这是必要的极端要求，以配合他们所声称的极端风险。我们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法院显然是在记录上犯了错误，甚至没有确定为什么这还不够。关于这一点，我提出。谢谢你们，阁下。

EUNICE LEE 法官：谢谢你。我们将考虑这个问题。

休庭。